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錄

四庫全書卷要

文部
第三十四册
正文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舊唐書二百卷目錄一卷 後晉劉昫撰

卷一百六十六至卷二百

一一〇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傳第一百一十六

元稹 麗嚴附 白居易 弟行簡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叅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六十六

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宫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陞

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
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
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
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
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
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
為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
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

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
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
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
之事日陳于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
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彼
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
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
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

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
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
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
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豈不信然哉及夫秦則
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
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
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
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人未盡

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
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
死無所自明而况于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
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
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
平之間則不能虞篡殺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
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
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貴

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蕃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卽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

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令鑒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耶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為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為之師乎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

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艱難乎今陛下

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為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曹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

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
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成入則有
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
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
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
憲宗召對問方略為執政所忌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
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
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

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
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礪雖舉職而執政有與
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
決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
度使王沼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
柩礪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為不法事礪欲追攝擅
令停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礪還京宿敷水
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礪襪而走廳

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礪傷面執政以礪少年後輩務
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礪聰警絕人年少有才
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
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
號為元和體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
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礪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
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為詩自有三十五十韻乃
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

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
長史徵還為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
礪之辭學謂礪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
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礪因獻其文自敘曰礪初不好
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謫棄之後自以為
廢滯潦倒不復為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
摛芻蕘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礪詩句昨
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慙無地礪自御史

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瘁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効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為元和詩體稱與同門生白居易

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為詩者復相放効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廈使不復破壞永為板築者之誤輒寫古

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為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櫟櫨枅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逕迴不為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竄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

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積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傳于方者故司空頤之子于進於積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積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積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為積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皋等訊鞠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積度平章事乃出積為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積太輕上心憐積止削長春宮使積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積居第積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積積至同州因表謝上自叙曰臣積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積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

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為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為學至於昇朝無朋友為臣吹噓無親戚為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為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為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為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方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踰深召臣固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榮臣亦至矣然

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况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友明等解救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

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積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

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稹既放意娛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太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為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倉卒而卒稹大為路岐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

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稹長慶末因編刪其文藁自叙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諫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

卽位臣下未有以言刳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

資過其稱摧薪盜賊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諡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注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樞樞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樞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

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喑鳴會河南尹房式詐譖事發奏攝之前所喑鳴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

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為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為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

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為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鞠之復無狀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

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為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龐嚴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

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為稹紳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卽位李紳為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為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為知已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為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充

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為庫部郎中太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為試官以裴休為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為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強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

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
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鏗歷酸棗鞏二縣令鏗生季庚建
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
洧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
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
州襄州別駕自鏗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
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
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今為下邳人焉居易幼聰慧

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
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
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
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
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
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
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贍尤精於詩筆自雙橋至結綬
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歲時之病補政

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
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
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
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
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
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
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
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

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
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
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
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
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關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
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
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

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需中廢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

小有闕遺稍闕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天覽深察赤誠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受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

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為誠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

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押柩及家

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卽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

廷悞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闕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鐸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鐸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

人謂陛下得王鐸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

也繇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倚撫居易言浮華

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羅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為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遂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為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

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

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鳬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
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
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
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挾於
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寔微矣陵
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
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
其凉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

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
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
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
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
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
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
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
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

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
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
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僕常痛詩
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
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
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
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
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

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
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
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
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蒼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
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
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
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
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

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
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
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會此日擢
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
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
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
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為非
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
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
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
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孥
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
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
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

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
不欲使下人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
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
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摹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
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
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
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昇清貫出
交賢俊入侍冤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
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
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忽然自愧不
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
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
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
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
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